

## 心無所住

有丈夫對他的妻子說：「我正在讀心經，只有短短二百六十個字，却讓人找到人生的大道理！」

當時他的妻子正在與孩子賭氣，聽到男人的大條道理，不但不為所動，反而更是火上加油。心經是佛經的至寶，為何妻子如此不領情？道理很簡單，妻子正在人間折磨，丈夫却去成佛，豈有不怒？夫妻關係究竟應該互救，還是自救？如何救法？

我自己也在讀心經，既無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五蘊皆空，當然也無夫妻關係可言。但是婚姻畢竟是人世間大部分人的重要旅程，它的品質嚴重地影響個人的精神健康，即使最後都要獨自上路。

跟着我就回到多倫多去渡暑假。

每年回來，我的意大利老友 Salvador 和他的妻子 Jenny，都會第一時間拿着鮮花和甜點在我面前出現。今年却遲遲不見蹤影。正在納悶，却收到 Jenny 的信，Salvador 走了！

我無法接受，數十年的友誼，活生生的一個人，怎麼就走了？

多倫多是個多民族的土地。那天我們一群中國人聚餐，各自解釋個人的國籍認同；有人認為自己是加籍華人，也有人說自己是華裔加國人；我問一個不語的朋友，他說，他是地球人！

當時我想，世上並沒有地球人這種國籍，這只是無根的人一廂情願！

跟着我又因事去了紐約！

對我來說，紐約是個無根人的城市，就像海明威筆下的巴黎，是所有流浪人及做夢者的聚集地。不知何故，對於這些世界繁華大都會，那千萬寵兒的地方，讓我接觸最深的却總是落寞的一群。紐約也是移民的聖地，一切都在移動中，三十年前在這裡遇上我的老師，讓我有機會走入家庭治療的主流。三十年來目睹業界的榮辱興衰，上一代的掌舵一個個走了。我一代的同僚也都是風霜滿面，見到他們仍是十分熱烈，彼此都說：「你一點兒都沒有改變！」那當然不是真的，但是聽了也感到安慰！

Peggy Papp 是我必去探望的人，她已經九十六歲，很多年前我曾安排她去香港、台灣及上海授課。她是婚姻治療的專家，尤其專注於夫婦關係所造成的憂鬱症。還記得她說過：一個好女人可以治好（cure）她的男人。翻譯員却誤認「cure」為「kill」，變成一個好女人可以殺死（kill）她的男人。我們在大笑之餘，倒覺得後者也不無道理。

那已經是陳年往事，現在的 Peggy，白髮蒼蒼、舉步維艱，但是還是打扮得體地與我會面。她說，數年前因為盤骨手術而差點喪命，但是幾次在生死關頭還是挺了過來。她說：「我現在知道為什麼死不去了，因為我還有一個未了的心願，那就是要與我的女兒修補關係！」

我問：「修補了嗎？」

她很滿意地答：「修補了，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親密！」

那麼現在不就可以去死啦？我這句幾乎衝口而出的話，並沒有出口，因為我慶幸她的存在，而且活得那樣充實，她是上一代少有仍然生存的長老！

紐約是個年輕人的城市，也是一個老年人的城市，每一角落都住着老年人，頑固地竭盡所能維持獨立生活。我突然想起心經所指的「無眼界以至無意識界」，指的是由我們所見開始以至所覺所思的一切意識，最後都由「有」變「無」，又再由「無」變「有」，但那應該是下一輩子的事了。

很多人問我，我筆下的人和物，究竟下落如何，後來怎樣了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最近把我二十多年來的隨筆全部出版一次，讓我驚訝的，就是我所提到的大部分人，他們不是老去，就是最後都走了。再恩愛的 soul mate, 最不相容的怨家，都會煙消雲散。也不管你要做地球人，還是選擇哪一國籍，都不過是浮生過客，留不下一點一滴。

西方文化強調個人的意志，認為只要有決心，個人可以解決任何問題；東方哲理却認為，個人不過是大系統的一分子，無論你多努力，都會身不由己。其實這個想法，更接近家庭治療那「系統思維」的基本理論。

為了減少自己的愚昧，整個暑期我都沉迷在易經及諸子百家的學說，徘徊在「有為」與「無為」之間。

根據廈門大學易中天教授的總結：儒墨是以「有為求有為」，手段與目的都清楚；老子以「無為求有為」，以退為進；莊子以「無為求無為」，真的是隨緣隨份；禪宗却以「有為求無為」，無為是要靠修練才達成的。

簡單的幾句，其中却是千變萬化，足夠你花一輩子去探索。

我一直不敢與 Jenny 會面，怕對那一分傷感。

大門一開，眼前一身黑衣的 Jenny，戴着彩色紛紜的大耳環，捧着一大束繡球花，除了少了身邊的男人，風采一如往常。她告訴我說，丈夫知道病情沒有起色後，便決定了在人還清醒時結束生命。加拿大是容許末期病人要求自盡的，只是這個決定，對病人和家人都不是易事，但是當一切都不在控制中，自行了決，也是在無可為中的一種可為。

既然一切都是因緣巧合，緣起緣滅，就更要活得逍遙自在！海外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，天下同一道理。轉了一圈，覺得還是莊子最可愛！來去無牽掛，就真不枉此行了。